

科学社会主义
活页参考资料

(4)

校内使用

中国人民大学
科学社会主义系资料室

197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76,000 册数：1,700

统一书号：3011·147

定 价：0.28元

这里选印的材料，是B·A·阿金著《二十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涨（1903—1906年）》一书的第四章，根据该书1954年莫斯科俄文版译出。第一、二两节，是我系张仲云同志译，由原校编译室李鹤亭同志校订。第三——七节，是我系马文哲同志译，由原校编译室许惠尔和何国贤二同志校订。它对研究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

目 录

1905年德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 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待俄国革命根本问题的态度…………… 1
- 二、1905年德国经济罢工斗争的高潮……………22
- 三、工会第五次科隆代表大会（1905年5月）。关于
 德国工人运动中群众政治罢工的问题……………33
- 四、1905年德国政治形势……………54
- 五、德国社会民主党耶纳代表大会（1905年9月）……………70
- 六、柏林电力工业中的罢工（1905年9月—10月）……………90
- 七、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维克抵制布里根杜马的
 策略的态度……………99

1905年德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待俄国革命根本问题的态度

德国的工人运动像其它西方和东方各国的工人运动一样，受到了1905年开始的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后来，弗·伊·列宁说道：“我们大家经历过1905年革命，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或者看到过，革命怎样引起全世界革命思潮的高涨……。”^①俄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建设工人阶级的政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其中也包括对德国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俄国革命一开始，这些问题就成了先进工人注意的中心，成了他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争论和讨论的主题。

俄国开展的革命具有许多特点。

1905—1907年开展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处的条件，是和过去西方各次资产阶级革命所处的条件有极大的区别。

西方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垄断前的、正处在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进行的，是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以及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开展的条件下进行的。无产阶级在当时还是一个弱小和人数不多的阶级，它还没有一个能表达它的要求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37页。

和领导它进行斗争的自己的政党，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已足以取得工人和农民的信任，并领导他们进行反对贵族的斗争。

与此相反，俄国革命是在帝国主义，即垂死的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环境下，在资本主义工业已采用大机器生产及阶级斗争已充分展开的条件下开始的。这时，俄国已有了一个人数较多，并且被资本主义生产联合在一起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同资产阶级进行过多次搏斗，有自己的政党，有自己的阶级要求，而俄国的资产阶级，则已成了反革命的实力。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重要问题是土地问题，也就是人数众多的农民为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残余而进行斗争的问题。弗·伊·列宁指出，这就构成“这个革命的民族特点”。^①

只有俄国的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才能深刻地了解并全面地论证了俄国人民革命的条件和性质的这个特点，从而在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敌人——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斗争中制订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唯一正确、适应新的历史环境的策略路线。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问题上的这一新方针，是伟大的列宁在其天才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1905年7月）一书中提出来的，这个方针同马克思主义宝库中以前所有的策略方针都有极大的不同。

弗·伊·列宁在这一不朽的著作中发展和深刻地论证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领导作用的思想 and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新的必要条件——无产阶级同城乡半无产阶级分子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399页。

的联盟。

列宁这一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用革命斗争必胜的光明前景武装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粉碎了西欧社会民主党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农民群众其中包括贫农群众必然会脱离革命的那些策略观点。

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出发点是：在即将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是孤立无援，没有同盟者的。因此他们认为，无产阶级进行这种斗争的条件在欧洲还没有成熟，这些条件只有到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成为民族的多数、成为社会的多数的时候才会成熟起来。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把西欧社会民主党人这种反无产阶级的腐败方针根本推翻了。”^①

弗·伊·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是新型政党的一个政治准备，它不仅揭露了俄国孟什维克的策略，而且也揭露了国际机会主义的策略。后来，弗·伊·列宁写道：“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模范。”^②

革命期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存在着两条策略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就是布尔什维克路线和孟什维克路线。

布尔什维克捍卫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这样的方针：开展人民革命并争取这个革命的胜利，发动人民的武装起义，使劳动群众从沙皇制度和地主的压迫下获得解放，争取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建立民主共和国，并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的这个策略方针就体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4月）的决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9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74页。

议中。

与此相反，孟什维克维护自由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他们不愿意通过武装起义来推翻沙皇制度，而只是提出对沙皇制度进行改革和“改善”，他们坚持的是缩小革命的方针。孟什维克滚入了妥协主义的泥潭，变成了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远在俄国革命开始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在俄国革命某些极重要的问题上就已经站在孟什维克的或是孟什维克自由派的立场上。《前进报》拒绝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拒绝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即直到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实行共和、实行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而号召俄国社会民主党同自由派联合。这实际上就是取消社会民主党等等。

左派报纸《莱比锡人民报》与党的中央机关报不同，它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批判了自由主义的局限性，指出它对革命的敌视。

俄国革命一开始，更加明显地暴露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改良主义右翼分子与左翼对俄国革命的动力、性质和任务的不同评价，同时也暴露出左派的许多半孟什维主义错误。

《前进报》的机会主义立场这时更加明显地暴露在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尤其是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农民及农民运动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的评价上。党的中央机关报在1905年2月10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追随资产阶级的报刊，竭力证明俄国农民运动的“反革命性”及其对革命的“毁灭性”后果。

这时，修正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也卑鄙地诽谤伟大的俄国人民、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战斗的先锋队——布尔

什维克，兴高彩烈地吹嘘俄国的自由派、公开地袒护孟什维克在革命中的背叛路线。^①

在确定俄国革命性质和动力的问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左派人物也犯了严重的半孟什维主义错误。

诚然，左派代表们对俄国革命的某些问题作了许多正确的评价。罗莎·卢森堡在1905年1—2月所写的许多论文强调指出，东方发展起来的革命风暴结束了“议会微小斗争的漫长阶段”，开辟了“群众战斗的”新时代。罗莎·卢森堡还准确地指出了俄国革命的特点。认为这次革命就其任务而论并没有越出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范围，但作为革命决定性动力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②罗莎·卢森堡在1905年所写的《总罢工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小册子中强调指出，俄国革命“就其表面任务而言是资产阶级革命……，它首先是由具有阶级觉悟的现代无产阶级来完成的，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开始解体的国际环境下发生的”。^③

另一位杰出的左翼代表克拉拉·蔡特金当时也指出俄国自

① 爱·伯恩施坦在这个杂志上宣称，俄国革命，“就其基础而言”，“只能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即便有农民阶级的帮助”，也不可能在这次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伯恩施坦断言：农民阶级“应被看成是极不可靠的政治因素”。他跟在被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后面，也开始用反革命“文德”（文德为法国的一个省名，18世纪末叶法国革命时，该省成为多年的反革命中心——译者著）来恐吓工人了，他预言说，俄国未来的“人民代议机构”将有一个完全从属于占国内人口优势的“落后”的农民阶级的可悲命运（《社会主义月刊》，1905年第一卷第4期，第292—293页）。

② 《新时代》第23卷上册，1905年1月25日，第18期第572、575页。

③ 罗·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汉堡，1906年版，第47页。

由资产阶级的妥协本质、怯懦和反革命性。她强调指出，能够破坏专制制度的决定性力量是俄国无产阶级，并号召德国工人在斗争中效仿俄国无产阶级。克拉拉·蔡特金在阐述俄国革命发展的条件时谈到了“崩溃的”资本主义时期的到来，认为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垄断的增长，争夺殖民斗争的尖锐化，反动势力的加强和世界战争的危险”^①。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左派同时犯了对农民的革命潜力估计不足的孟什维主义错误。

例如，罗莎·卢森堡当时在自己的革命动力的示意图中把农民抹去了。如她当时所写的，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应当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②罗莎·卢森堡始终没有能够摆脱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用来观察俄国和俄国革命阶级力量配置的那副“外国眼镜”。

帕尔乌斯在评价俄国革命动力的问题上也犯了严重的半孟什维主义错误。^③左派的《莱比锡人民报》在谈论俄国革命动

① 参见《莱比锡人民报》，1905年1月17日。

② 《新时代》第23卷第1册，1905年1月25日，第18期第575页。

罗莎·卢森堡的错误是把知识分子视为一个阶级，后来，罗·卢森堡在《总罢工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中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1907年）的发言中都承认农民是俄国最大的革命力量之一。但是，她当时还没有能理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参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35年版，第406页）。

③ 帕尔乌斯在1905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在俄国，农民参加斗争“只能增加国内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帕尔乌斯断言，农民“不能组成严密的革命军队”。他说，“只有工人”才能完成俄国的革命变革，“俄国临时政府将是工人民主派的政府”（阿·帕尔乌斯：《俄国与革命》。Спб.1905年，第140—141页）。

力时也陷入对农民估计不足的孟什维主义错误，它竭力强调农民的“消极性”，甚至“反动性”。^①

正如威廉·皮克所指出的，克拉拉·蔡特金当时对俄国土地问题实质的认识要比其它一些左派代表人物正确。^②克拉拉·蔡特金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许多代表人物不同，她在提到农民非常希望改革俄国时，强调指出了俄国农民的革命性。她在1905年7月的一次工人集会上说：“起义的情绪、愤怒的情绪在农民中正在日益发展……他们已在最近开始反对专制制度。”^③

正如约·维·斯大林所指出的，帕尔乌斯和罗莎·卢森堡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计不足，“他们编造了一种空想的、半孟什维主义的、彻头彻尾充满了孟什维克的否认工农联盟政策的精神的不断革命方案（对马克思方案的畸形的曲解），并拿这个方案来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方案相对立。”^④这个乌托邦的和半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方案是孟什维克分子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在1905年提出来反对列宁的。

弗·伊·列宁揭穿了孟什维克分子托洛茨基，称他为无聊

① 左派报纸在1905年5月写道：“……农民在政治上是无能的……决不能把农民列为积极的力量。”并且还对恰恰在这个时刻开始高涨起来的俄国农民的革命运动抱着视而不见的顽固态度。资产阶级也同样不是革命的积极动力。《莱比锡人民报》写道：“剩下的是无产阶级，应当在他们和专制制度之间开展斗争。无产阶级是唯一革命的阶级”（《莱比锡人民报》，1905年5月17日）。

② 参见威·皮克：《克拉拉·蔡特金的生平和斗争》，莫斯科，1935年版，第29页。

③ 转引自《莱比锡人民报》，1905年7月17日。

④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81页。

的空谈家。列宁还尖锐地批评了帕尔乌斯，揭露了他的孟什维克思想。列宁指出：“帕尔乌斯……关于‘俄国革命临时政府将是工人民主派的政府’，‘如果社会民主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那末这个政府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等等说法都是不对的。^①

奥古斯都·倍倍尔也没有能够彻底弄清楚俄国革命的独特性和特点，没有正确认识它的性质。倍倍尔以革命者的热情欢迎俄国革命，主张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主张推翻沙皇制度，他称俄国革命是“世界历史上许多著名的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革命”，为这个革命的成就感到高兴。倍倍尔在1905年写道：“俄国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毅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远远超过西欧无产阶级本身所能够表现的一切。”^②但是，倍倍尔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路线。还在1904年初，倍倍尔在国会中就说过，在俄国，革命胜利以后“只能谈得上自由主义制度”。^③后来，1906年初，他宣称，俄国革命的任务是“取得西欧现在已有的东西”。^④对于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作为领导者的作用，倍倍尔没有能够达到布尔什维克式的理解，他对农民的革命潜力估计不足，有时还倾向于认为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力量。

1月9日（22日），出现了新的复杂的革命任务。1月9日以后，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立即在组织上、技术上、军事上准备打倒沙皇政府的人民武装起义。当时，弗·伊·列宁写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260—261页。

② 《新时代》第23卷第2册，1905年5月第35期，第285页。

③ 《国会议事记录》，1904年2月29日，第2册，第1387页。

④ 同上，1906年2月14日，第2册，第1263—1264页。

道：“武装人民成为革命时刻最急切的任务之一”。^① 布尔什维克认为胜利的人民武装起义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得民主共和国的极重要的手段。当时的任务是，要把已在自发成长的人民起义领导起来，要把武器交给工人，要建立起革命的军队，并引导它向专制制度进攻。

孟什维克不愿看到这些新任务。1月9日以后，他们提出了一个“用自我武装的强烈要求”来武装人民的尾巴主义的、反革命的口号。孟什维克认为，党的任务仅仅是在群众中宣传这个“自我武装”的口号，拒绝在技术上准备起义和领导起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也未能正确地了解1月9日以后俄国革命斗争的新任务。左派报纸《莱比锡人民报》犯了崇拜革命自发性的孟什维主义错误，怀疑武装起义的不可避免性，缄口不说准备这种起义的必要性。^②

罗莎·卢森堡不正确地认为武装起义是自发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在组织上一技术上准备和领导起义的要求。罗莎·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1907年）代表大会上说：“我们一开始就宣布，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是在技术上而是在政治上为反对独裁制度的群众斗争作准备。”^③

罗莎·卢森堡提出这样一个尾巴主义的口号：要掌握的“不是革命爆发的起点，而是它的终点”。^④ 她认为，那时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不是武装工人，不是从技术上准备和领导工人的起义，而是“站在群众一起，在第一次战斗以后去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78页。

② 参见《莱比锡人民报》，1905年5月18日。

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3年版，第409页。

④ 《前进报》，1905年2月9日。

教育和鼓励他们。”^①

这里充分表现出来的所有西方左派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他们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对于政党作为工人群众革命斗争的政治领袖和实际组织者的先进主导作用估计不足，不善于彻底阐明和实现革命的口号。

布尔什维克坚决揭露了孟什维克的尾巴主义，他们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否认俄国革命斗争中新出现的更为崇高更为复杂的任务和要求。同时也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错误，推动左派前进，帮助他们纠正错误。

弗·伊·列宁尖锐斥责在武装起义问题上的孟什维主义（和卢森堡主义）的尾巴主义，嘲笑卢森堡的“组织—过程”的“理论”，揭露否认有可能指定武装起义日期的尾巴主义者——孟什维克分子。^②

俄国共产党人也无情地揭露了西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带着仇视的感情否认“暴力革命”、武装起义和街垒战的思想，他们硬说，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街垒战已成为“不可能的了”。

还在1901年，弗·伊·列宁就研究和总结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在谈到1901年5月7日在奥布霍夫工厂的大血战时，列宁写道：“最近有很多人说，同现代化的军队进行巷战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希望的；那些自作聪明的‘批评家’特别坚持这个论点，他们用资产阶级学术的破烂货冒充公正的科学的新结论……我们甚至从个别的战斗的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些论点完全是胡说八道。巷战是可能的，一旦政府要同不仅是一个工厂的工人较量，那末没有希望的不是战士的处境，而

① 《新时代》第23卷第1册，1905年2月，第19期，第613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129页。

是政府的处境。”^①

弗·伊·列宁把德国“日常的工作”条件同革命的俄国公开斗争的条件作了比较后，在1905年2月指出，尽管德国当前还不具备直接号召起义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者的义务和责任应当是宣传起义的思想，宣传武装人民的任务。弗·伊·列宁把德国那些拒绝在这个时期进行这种宣传的“社会主义者”称之为“空喊的饶舌家”。^②

但是，不仅是那些公开的机会主义者，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统”首脑，考茨基之流，也不了解自己的任务。考茨基没有放弃过任何机会去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武装街垒战“不可能”的“想法”。正当俄国开始革命，组织武装起义反对沙皇制度的任务被全面提出来的时候，考茨基在1905年2月在《新时代》杂志上宣称，“攻占巴士底狱和1848年2月与3月的日子是不会再度出现的。”^③

1905年2月，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农民与俄国革命”的文章中，也说出了他对俄国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联盟问题的看法。考茨基口头上承认工农联盟是俄国革命胜利极其重要的条件，但实际上，他根本不了解这个联盟的实质、意义和特点，不了解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考茨基在这篇文章中甚至没有提到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但他却坚决警告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要去干预农民运动，不要渴望对这个运动起领导者的作用，起领袖的作用。考茨基写道：“城市的革命运动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应当保持中

① 《列宁全集》第5卷，第15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147页。

③ 《新时代》第23卷第1册，1905年2月15日，第21期，第674页。

立……城市革命运动的任务不是……纵使农民去反对地主。”^①

显然，这样理解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联盟思想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列宁的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思想包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考茨基绝不是这样理解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思想的。无怪乎，考茨基在谈论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谈论革命胜利的这一极其重要的条件时，同时断言，俄国“资产阶级本身还有对待专制制度的革命任务”^②，在俄国，“为了革命的目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可能是必要的。”^③

当时，考茨基正朝着自由派和地主的实质上是孟什维克在农民问题上的方针滑下去。弗·伊·列宁便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坚决同这一方针进行对抗。在这个决议中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最坚决地支持现在的农民运动，拥护能够改善农民状况的一切革命措施，直到为了这些目的剥夺地主的土地。”^④

考茨基既然敌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所以他在1905年夏天便出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与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临时革命政府问题上发生争论的时候，趁机进行讽刺。

临时革命政府问题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极其重要的策

① 《新时代》第23卷第1册，1905年2月15日，第21期，第675页。

② 同上，1905年3月8日，第24期，第779页。

③ 参见《莱比锡人民报》，1904年7月27日。

④ 《列宁全集》第8卷，第208页。

略问题之一。如何对待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是当时区别真革命和反对革命胜利的界限。

为了使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从革命一开始就提出了全民武装起义和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当时，弗·伊·列宁写道：“‘革命彻底战胜沙皇制度’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除此而外，就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彻底战胜沙皇制度。”^①

布尔什维克同主张收缩革命，反对专政口号，反对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并把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称为“米勒兰主义”的孟什维克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以及德国资产阶级，对革命政府的口号怀着刻骨的仇恨。自由派的《法兰克福报》以愤怒的心情报道了俄国大学生要求由革命政府召开立宪会议的事。弗·伊·列宁指出：“德国的自由主义交易所经纪人为此大叫大学生不成熟等等。”^②

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考茨基，在革命政府的问题上也同意孟什维克和俄国与德国资产阶级的观点，还在1905年2月，考茨基就宣称“攻占巴士底狱”，即武装起义是“不可能”重演的，同时，他还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由无产阶级与农民实行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并宣称“……在俄国，现在不是由一个下层社会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候……。”^③考茨基1905年6月15日在《莱比锡人民报》发表的一篇卑鄙的文章中，尽力掩饰和减轻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所发生的原则性策略分歧的深度，说关于

① 《列宁全集》第9卷，第40页。

② 同上，第360页。

③ 《新时代》第23卷第1册，1905年2月15日，第21期，第675页。